

# 论毕飞宇《推拿》中的情感书写

阮京易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虽然毕飞宇将这部作品命名为“推拿”，但是作品中几位盲人的内心情感是这部小说无法抽离的符码。毕飞宇以盲人情感中的欲念为切入点，展现了他对盲人人性中最原始、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的关怀，也包含了他对盲人与主流社会隔阂但始终尝试融入主流社会的悲悯，同时有意模糊的时代背景在他对人性的探索中，增强了主题的普适性和延展性。但是他的拼图式叙事在塑造盲人立体的生活同时，也使得整部小说呈现出支离的零碎性。

**【关键词】**毕飞宇；《推拿》；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24-000238-03

毕飞宇将这部作品命名为“推拿”，或许是因为它是书中盲人赖以谋生的手段，并且是他们聚集到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原因，以便就此展开对各色盲人故事的讲述。但是，毕飞宇并没有把盲人对客人的推拿活动作为叙述的主体内容，他没有花大量的笔墨从动作、心理等各个角度细致详细地描绘盲人如何对客人进行推拿，客人与盲人推拿师的对话内容也是少得几乎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即便是偶尔出现的对话内容，起到的更多是对人物描写的补充作用。例如客人对小马脖子上疤痕的好奇，一方面突出了疤痕的骇人，表现出当时的小马对自己无法重见光明的痛苦，展现了小马内心的决绝；另一方面，小马面对客人对疤痕的疑问，毫不遮掩与避讳，反而把话挑明了讲“眼睛看不见了嘛，看不见就着急了嘛，直到后来就不想活了嘛。我自己弄的。”寥寥几句平静简单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呼天抢地。他言语中的淡定和不在意，更让读者感受到他轻描淡写背后的是，经历了涅槃之痛的令人揪心的坚忍与沧桑。

读完小说后，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推拿这一行为并没有占据叙述的主导地位，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其中的情感色彩。金嫣用她的真情驱散了笼罩在泰来自卑的心上对爱情的恐惧，小马在被小孔的调笑中对她的气味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蛮满足了求小孔而不得的小马的生理需求并给他爱，小孔和王大夫的性爱场景，沙复明对都红的一厢情愿……如此种种的刻画，使得《推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半部

难以掩饰的欲望躁动，同时又萦绕着淡淡哀婉气息的情爱小说。

令人深思的是充满情感色彩的故事的主角是盲人，发生的地点是南京，本文认为这是毕飞宇别出心裁之处的别有用心。显然，毕飞宇写这部小说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展现盲人生活的一角来引发人们对盲人这一边缘群体的关注，但是他却选择了人之最本初的欲望这一特别的视角。然而，特殊之下，却又透射着他对盲人最真切、最朴素的人文关怀。

不可否认，情作为人天然的欲望，是不可窒灭的。反感讨厌母亲管教的小马，在小孔面前却心甘情愿地被她挤对。情窦初开的他对年龄相近的异性产生了蒙眬的感情，这种懵懂的情愫点燃了他把小孔设想成蝴蝶、鱼等夸张浪漫的奇异想象。眼睛的盲，不意味着欲的盲；眼睛的失明，无法阻遏欲的萌生。对于盲人来说，虽然他们无法看见现实中的事物，但是他们可以看见爱情。毕飞宇尝试着努力改变人们“盲人的世界悲惨单调得只剩下黑暗”这一刻板印象，通过讲述情贯穿始终的故事向人们昭示：情感的欲望是视觉上的黑暗无法扑灭的亮光，虽然现实是他们无法看见的，但是爱情却有所不同。盲人的精神铁塔因为情的悲欢离合而高筑，盲人的灵魂因为情的起承转合而丰盈。

同时，情作为人自然的本性，又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是老实的王大夫，还是豪爽的金嫣；无论是职工小孔，还是老板沙复明；无论是先天失明的泰来，还是后天失明的小马；

无论是青春正值桃李年华的都红，还是即将不惑的张一光，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为情所困，难以逃脱情的罗网。他们是盲人，但“盲”只是他们的特殊之处，不能撼动他们是“人”的身份定位。情感不会因为生理上的障碍而被泯灭。毕飞宇对盲人给予的在情感上的平等凝视，是对在世俗偏见中盲人“人”的身份的重新摆正。

毕飞宇情感描写的主角不是一个盲人，也不是几个盲人，而是各色各样的一群盲人。他们性格各异，身份各异，失明的遭遇各异，年龄各异，从而在更宽广的视角呈现更具有普遍性的主题，避免了个别例子叙述下的特殊性和片面性。

除此之外，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南京。诚然，南京也曾见证过六朝风月和十里繁华，但是这难改“兴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尚姓秦”的南京是沉淀着沧桑岁月的历史名城的事实。它又毫无疑问是流淌着古今文人墨客遐想情思的文化重镇。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庄严肃穆的城市里，也无法掩饰住情欲的自然流露，更加凸显了盲人平静外表下汹涌着惊涛骇浪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情感欲望方面的强烈需求，这或许就暗示了他们希望被爱来填补内心的空缺，这也从侧面映射了他们生活非同于常人的艰辛，从而希望在情感方面得到弥补。张一光企图做一个皇帝来抚慰他被生活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心，为他因为瓦斯爆炸失明蔓延在心中“无边的恐惧”寻找宣泄的出口。读者会对张一光用“赏”“翻牌子”来获得做皇帝的快感——这种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我欺骗给予理解，不由得泛起悲悯之情，被触动恻隐之心。

毕飞宇如此的故事构造是对他们精神生活的关注，对他们情感需要的重视，对他们生命价值的珍视，是对个体灵魂姿态的深情凝眸。毕飞宇怀揣着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以笔为旗，把一颗充满真诚而又执着，历经伤痛而又不乏温润的鲜活之心，艺术地呈献在读者面前。

沈光浩曾言：“符号的反差与对立，永远会获得较符号的堆砌与叠加更多的意义空间与美学维度”<sup>[4]</sup>。《推拿》塑造了多对情侣，但他们并非是简单的重复叙事，而是相互之间形成对比，从而使作品的深度进一步延展，将毕飞宇对盲人的悲悯升华到更高的层面。沙复明对都红的恋情在王大夫和小孔、金嫣与泰来的对比之下，悲情色彩尤为浓厚。

毕飞宇选择沙复明成为悲剧的主角是别有深意的。沙复

明的老板身份意味着他要比任何小说中的盲人更要学会如何与主流社会交流，也就为他是所有盲人中最期盼融入主流社会的渴望提供了合理的土壤，从而使读者也能够通过沙复明的悲剧来透视盲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

《大唐朝》剧组对都红美的赞叹，使沙复明的心中就此播下了对都红情感的种子。然而，与其说沙复明追求的是都红，不如说他追求的是都红的美；与其说沙复明爱上的是都红的美，不如说他爱上的是主流社会界定的美。

从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沙复明自始至终也不曾理解都红“美”的实质。在剧组赞“美”都红“美”之前，沙复明对都红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反而是受了剧组赞叹的影响后，不可自拔地陷入了都红的“美”之中。因此，都红的“美”并非是他自主的发现，而是被主流社会强行开启的。况且，虽然剧组解锁了他对“美”的渴望，但是他仍然缺少一种意识自觉，没有对都红“美”的真谛进行发自内心的探索。都红的“美”于他而言，只是主流社会抛给他的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他在都红断掉拇指之后，第一句话却是“都红，嫁给我吧！”<sup>[6]</sup>短短几个字，却暴露了沙复明对都红爱的肤浅，他没有窥视到真正支撑起都红“美”的傲骨的自尊。他完全是都红“美”的局外人。

与沙复明相比，王大夫与小孔、金嫣和泰来，他们知道自己所爱的是什么，毕飞宇的对比艺术增加了悲剧的张力。即便是沙复明“什么是高贵的单纯？什么是静穆的伟大？……什么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sup>[7]</sup>的一连串发问，依然是用主流社会的元素去揣度“美”的面貌，依然没有跳出主流社会对“美”的判断的井口。他只是臣服在主流社会对“美”的一套陈旧说辞面前的忠实奴仆。

令人玩味的是，沙复明在爱情方面的信仰，原来是要找到一个有眼睛的伴侣，他渴望“长眼睛的爱情”成为他打开主流社会大门的钥匙，但是后来却因为被剧组惊叹“美”的盲人都红而颠覆。本文认为并非是沙复明放弃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他更进一步融入主流社会的欲求。在主流社会中，有眼睛的伴侣只是在金字塔的底部，而“美”的伴侣才傲视在塔尖。毕飞宇通过塑造沙复明这样一个挣扎在主流社会边缘，但始终没能够跨入的悲剧形象，通过他情感历程的演绎，暗示了盲人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和缺少依

靠和寄托的社会处境，表达了盲人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期盼以及对归属主流社会的愿望。沙复明对主流社会竖起的隔阂藩篱的尝试性突围，也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逐步抵达人性深处去观察人内心的创伤”<sup>[8]</sup>的毕飞宇将盲人内心深处的伤痛渗透在文字当中。

熊高蝶认为，“性欲望作为人类最强大的本能，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些关乎人性的重大命题”<sup>[9]</sup>毕飞宇以情感的欲望为切入点，给小说的多元主题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是所有主题的圆心始终是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发了社会对人性的深层思考。

毕飞宇在《〈推拿〉的一点题外话》里说：“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或者说，商品的年代，不少人因为对现状的失望，把他们（包括勒克来齐奥在内）的批判锋芒瞄准了物质，或者说，商品。这是荒谬的瞄准。物质没有错，商品更是无辜，我们唯一要问的，是我们自己丢弃了什么。这丢失不是发生在今天，它早就丢失了”<sup>[10]</sup>。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毕飞宇在时间处理上的模糊。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除了在小说的开头成为经济急速发展的布景之外，从全篇小说来看，也仅仅隐退为一个数字符号。在这种模糊性里，毕飞宇想表明的是物质并非是人性的罪魁祸首，我们生活的物质时代仅仅只是缺失的情感体现的一个舞台。毕飞宇或许意图暗指，人性美好的缺失是人类长期以来的忧虑，这增强了主题的普适性和延展性。同时，也是他对人性美好遗失的元凶的探寻，是对人性里遗失的美好的叩问。

然而，《推拿》中仍有不少缺憾之处。毕飞宇采用的拼图式写作方式，让不同的盲人成为一章或几章的叙述主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去走进盲人的生活，在盲人生活状态的呈现上也显示出复杂化、多样化的倾向，但是，盲人生活描摹的立体化难以掩盖叙述上的支离征候。叙述主体人物的频繁变动导致故事叙述的跳跃性较强，关联度高的内容相隔比较远。比如沙复明在第四章提出了“什么是美”<sup>[11]</sup>？直到第七章，毕飞宇才重新拾起沙复明对美的探索。这样的叙述削弱了作品整体的凝聚力和紧凑感。

此外，一章的有限篇幅又会限制该章主体人物的叙述，使读者在没有了解整个事件之前，就被赶往下一个叙述现场。叙述的片段性和零碎性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如鲠在喉的阅读体验，也约束了作品深度的顺势表达。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推拿》总体的叙述基调在各个章节几乎维持一致，但是，叙述主体各方面的差异导致每个章节的叙述风格呈现出微妙的变化，不利于读者保持阅读的惯性去深入作品，阅读的思维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缺少一种酣畅的阅读连贯性。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文学因金钱腐蚀而低迷颓废，文学的启蒙作用亦因受到利益沾染而逐渐消解在一片欲望和物质的喧嚣之中。然而，仍然有部分的作家，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创作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作品。《推拿》便是毕飞宇以他灼热赤诚的情怀孕育出的优秀作品。他走向主流社会的光照耀不到的角落，用温情的目光凝视那些被社会自动过滤的群体，以深切的尊重和理解描述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对他们在当下社会的艰难处境掬一捧热泪，以自己炽烈的人文关怀照耀那些被遗忘的存在。

#### 参考文献

- [1]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7 页.
- [2]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85 页.
- [3]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87 页.
- [4] 沈光浩. 论毕飞宇《推拿》诗性伦理建构[J]. 小说评论, 2009(06):131-134.
- [5] 夏文先. 诗性生存的执著歌者——毕飞宇小说创作倾向论[J]. 名作欣赏, 2007(10):65-69.
- [6]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43 页.
- [7]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9、100 页.
- [8] 李昱莹.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人性创伤书写[D].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9] 熊高蝶. 由“性”到人的反思——论《玉米》三部曲中的性叙事[J]. 名作欣赏, 2020(33):52-56.
- [10] 毕飞宇《推拿》的一点题外话[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 (2)
- [11] 毕飞宇《推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66 页.